

精校

石室秘錄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R2-53

32-1

真治法 論真熱真寒

山陰陳士鏗遠公甫敬啟

天師曰真病原難分晰然有假即有真也即以首症言之如人喉痛口乾舌燥身熱此真熱也而曰真熱者何也辨之假熱之症口雖渴而不甚舌雖乾而不燥即燥而無芒刺無裂紋頭雖痛而日間輕解雖熱而手足不熱乾而呼水舌燥極而開裂生刺晝日夜痛而不已身大熱烙手而無汗也方用麻黃三錢黃連三錢黃芩三錢石膏三錢知母三錢半夏二錢枳殼二錢甘草一錢當歸五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愈此方純用寒涼之藥以祛達火火一去而上焦寬快矣更有人手足冰冷或有時溫和厥逆身戰畏寒與假寒無異然而謂之真寒者何以辨之假寒之症手足冰冷或有時溫和厥逆身戰亦不太甚有時而安熱有時而發搐不若真寒之症手足寒久不回色紫青紫身戰不已口禁舌聲而不可禁也方用附子三錢肉桂一錢乾姜一錢白朮五錢人參一兩急救之此乃真中寒邪腎火逼出軀壳之外而陰寒之氣真犯心宮心君不守肝氣無依乃發戰發搐手足盡現青色也然則止用附桂乾姜祛逐其寒邪足矣何以又用白朮人參且少用亦足濟用何以多加如許也蓋元陽飛越止一線之氣未絕若不急用人參返氣於若存若亡之際而徒用桂附乾姜一派辛熱火熱之藥邪雖外逐而正氣亦就垂絕故不若多加於危絕之際則敗軍殘卒見有孤軍未亡而又有驍勇之將號召散卒有不再整旗鎗共奔其下者乎此真治之妙也

張公曰奇論天開真治即真治真治其本病而不必以假約騙之對症用約可也余不再論華君曰亦同

男治法 論孤症 強陽不倒 痿陽不振

天師曰男子與女子之治原無分別然亦有殊處男子與婦人殊者孤症強陽不倒痿而不舉孤病不同然而與婦人異者止孤症不同耳餘俱相同孤症者日間縮在囊之上夜間睡在囊之下也此乃溫濕又感陰陽不正之氣乘於交感之際或在神道之旁或在風濕之際感而成之也方用杜仲五錢搗汁以涼水洗之取汁一碗加人參一兩肉桂一錢桂枝一錢小茴一錢核桃一錢水煎服一服即伸出二服即消三服全愈即神方○強陽不倒此虛火炎上而肺金之氣不能下行故耳若用黃柏知母二味煎湯飲之立時消散然而自倒之後終歲經年不能重振亦是苦也方用人參三兩肉桂三分麥冬三兩水煎服即倒此方妙在元參以瀉腎中浮道之火尤妙肉桂三分引其入宅而招散其沸越之火同氣相求火自回台

倒陽湯

欲正去
孤湯

況冬又助肺金之氣清肅下行。以生腎水。水足火自息矣。此不求倒而自倒也。他日亦可重些。或不再圓散合。至於痿而不振者。乃過於瑣劑。日泄其腎中之水。而腎中之水亦日消亡。蓋水去則火亦去。必然之理。如一家人口。廚下無水。又何以煮爨也。方用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遠志一錢。已戟天一錢。肉從蓉一錢。肉桂二錢。人參三錢。枸杞子三錢。茯神二錢。杜仲一錢。白朮五錢。水煎服一劑。起二劑。強三劑。妙。老人倍加。此方用熱藥於補水之中。則火起而不惹。火燒之禍。自然煮湯。可飲。煮米可飧。斷不致焦。釜沸乾。或炭爆碎也。此皆男治之法也。

張公曰。男治法妙。然余亦有數方可並傳之。狐病方用白朮五錢。沙參一兩。紫胡二錢。白芍三錢。王不留行三錢。水煎服一劑。即出而不縮。陽倒不舉。方用熟地一斤。肉桂三兩。覆盆子三兩。黃芪二斤。已戟天六兩。柏子仁三兩。去油麥冬三兩。當歸六兩。白朮八兩。共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湯送下一兩。自然陽旺不倒矣。孫真君傳治瘋方。用沙參一兩。檳榔一錢。肉桂一錢。紫胡一錢。白芍五錢。陳皮五分。吳茱萸五分。水煎服一劑。即定痛。二劑即全愈。瘋氣一症。大約皆肝木之病。所以治其肝。自隨手而奏功也。妙。

女治法 論風邪入血室 陰門生瘡

天師曰。女症各經俱與男人同治。惟是經症宜知。至於羞隱之處。更宜留心。是也。經期前後。寒熱溫涼。有邪無邪。俱當細辨。世有專門。不須枚舉。惟今止據一症而言之。如婦人經期通來。為寒風所中。則經水必然驟止。經不外泄。必變為寒熱。時而身戰。時而身涼。目見鬼神。心中驚悸。論治法本當刺其期門之穴。一刺出血立已。無奈世人不肯刺於乳下。羞志不肯為醫。人所見於是。必變而益發狂。咕語所由來也。今立一方治之。方用紫胡三錢。當歸二錢。白芍五錢。枳殼二錢。炒梔子三錢。甘草一錢。陳皮五分。生地二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用紫胡於白芍之中。蓋前症經血不能外出。則血藏於血室之中。藏而不出。則血化為熱。熱鬱結不伸。必在半天半裡之間。以興妖作怪。紫胡直羊表半裡之約。用白芍直入血室和平而分解之。如人羞意隱藏於房室之內。必得一相信之人。走入其中。為之開導。而後眾人排闥而入。庶幾一笑回春。仍然歡好。身出而禍亦消。此方之妙。理實相同。故耳。而顯譽之非好為論說也。至於羞隱之症。亦不可枚舉。查其法門而細詢病情。隨症加減治之。可耳。

張公曰。論奇關。予更有說。熱入血室。非熱也。乃風邪壅之而熱也。所以用紫胡一散而愈。婦人羞隱之處。不使明言。然大約非寒則熱耳。今有一試方。先用當歸三錢。白芍三錢。川芎一錢。熟地五錢。甘草一錢。紫胡一錢。白芥子一錢。黃芩三

三分水煎服倘有差隱之處不肯明言者以此方投之必奏奇功問之服藥後效前乎善則是虛症也竟用四物治之可也未好則是熱病作祟方中大加梔子三錢治之必奏功也此亦妙法行醫者宜急知也

華君曰女子治法尚有二條未傳特予補之婦人陰內生虫乃濕熱也用雞肝入末藥引之亦妙終不若夫子之方更神也方用蛭蚓三四條炙乾為末用葱數條火上炙乾為末用蜜一兩煮成膏將均搗於其中納入其戶則虫盡死矣自然隨溺而下神方也世人未知也幸為留意又婦人陰門邊生瘡作痒作痛不止者此方煎水洗之立效方用蛇床子一兩花椒三錢白朮三錢水十碗煎五碗乘熱燻之溫則洗之一次即止痒二次即止痛三次即全愈分作五日洗之每日止燻洗一次神效之極幸珍之

虛治法 論氣虛血虛

天師曰虛症亦多我舉一二以概其餘虛治者非氣虛即血虛也氣虛如人不能飲食食之而不能化者是血虛者面色黃瘦或出汗盜汗或夜眠常醒不能潤色以養筋者是也蓋飲食入胃必須胃氣充足始能化糟粕而生津液氣既自饒何能化飲食也方用人參二錢黃芪三錢白朮三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麥芽五分神麴五分山查五粒炮姜一錢茯苓三錢水煎服此方參苓芪朮統是健脾開胃之品又恐飲食難消復加山查神麴麥芽之類以消之則胃氣既旺又何愁飲食之不化津液之不生耶血虛自當補血舍四物湯又何求耶余今不用四物湯用麥冬三錢熟地一兩桑葉一片枸杞子三錢萬草一錢當歸五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用桑葉以補陰而生血又妙加入萬草則血得活而益生況又濟之熟地麥冬當歸大劑以共生之則血足而色潤筋舒也外症既見改觀則內自安而寐過心氣得養又寧有盜汗之生哉此虛治之法也張公曰虛治亦不止補氣血益此二方實可統治之甚矣天師立方之妙也別有加減之法氣虛方中倘傷米食加麥芽五分傷肉食加山查十粒傷麴食加萊菔子五分有痰加半夏一錢白芥子一錢咳嗽加蘇子一錢桔梗一錢傷胃加柴胡二錢夜卧不安加炒棗仁二錢胸中若微疼加枳殼五分血虛方中亦同前加減治之

華君曰尚有一方併傳子有氣血兩虛之人飲食不進形容枯槁補其氣而血益燥補其血而氣益饒助胃氣而盜汗難止補血脈而胸膈阻滯法當氣血共治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一錢甘草八分陳皮五分茯苓二錢當歸二錢白芍三錢熟地三錢川芎一錢神麴五分麥冬五錢穀芽一錢水煎服此方氣血雙補與八珍湯同功而此更妙於八珍者也妙在補中有調和之法耳

定治法論治足邪

天師曰：是病亦不同，亦甚多。今亦舉其二。如人終歲經年不畏勞役，不辭辛苦，寒涼之品，可以多服，手熱之味，不能上口者，是也。至於邪氣之人，不可同觀。吾言是病之多，皆邪氣之多也。人寔者少，而虛者多。邪氣之人，利有治法，不能混入此門也。倘人有強壯之容顏，過於熱甚，欲求方者，與之方，用陳皮一錢，神麴一錢，麥芽一錢，黃芩一錢，厚朴一錢，天花粉一錢，甘草五分，芍藥二錢，山查十粒，枳殼五分，當歸二錢，茯苓一錢，水煎服。此等方止，可備用。以治有餘之人，不可據之以概治天下之人也。蓋是者一百中二三人，而虛者偏天下。天地之氣，何能過厚？況培植者少，而琢磨者多乎？今定此方，亦定一門之治法，非教醫者執此以消導之耳。○張公曰：仁心仁術，於此方並見，寔病甚矣。

天師言多者，乃言邪氣之寔，非言正氣之寔也。邪氣之寔，傷寒門最多。○天師言有專門者，說有傷寒之書也。倘人病邪氣之寔，幸於傷寒門查而治之，無差覺，傷寒書卷繁多，茲不能備載耳。○華君曰：予未傳。

寒治法論吐血衄血 目腫 口舌生瘡

天師曰：寒治者，乃火盛而正折之也。如人病目痛，口舌生瘡，鼻中出血，口中吐血，是也。此等之症，乃火氣鬱勃於上焦，不能分散，故重則上冲而為吐血衄血，輕則目痛而口舌生瘡也。法當用寒涼之品，以清其火，熱燎原之勢，並瀉其炎，上巔頂之威，方用生地一兩，當歸一兩，川芎五錢，黃芩三錢，三七根末三錢，甘草一錢，炒荊芥一錢，水煎服。此方妙在不純用寒涼，以逐火，而反用微寒之藥，以滋陰，蓋陰氣生，則陽氣自然下降，尤妙用荊芥，以引血歸經，用三七末，以上截其新來之路。又如黃芩，以少清其奔騰之勢，誠恐過於寒涼，恐冷熱相戰，又加甘草以和之。此治熱之最妙最巧法也。若竟用寒涼折之，非不取快一時，然火降而水不足，則火無所歸，仍然熾生，風起必較前更勝。而始以清補之藥救之，則胃氣已虛，何能勝任？予所以乘其初起，即用之為妙也。○目腫而痛，亦是火症，然必看其利多或少。紅腫而痛，如有物針觸，一般用柴胡三錢，甘草一錢，炒梔子三錢，半夏一錢，白茯苓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直散肝膽之鬱火，火散則熱自退，不攻之攻，勝於攻不下之下，勝於下也。一劑即可奏功，正不必再服。○口舌生瘡，又不可如是治之，乃心火鬱熱，而舌乃心苗，故先見症，法用黃連二錢，黃芩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愈，神方也。此方奇不在黃連，而奇在黃芩，黃芩引心經之藥，黃連雖亦入心經，然未免肝脾亦入。未若黃芩之事入心也。況不謀之以各經之品，孤軍深入，又何疑哉？此所以奏功如响也。倘不知用藥神機，輕混之以肝脾之藥，雖亦奏奇功，終不能拔如桴鼓。此治熱之又一法也。

張公曰寒治之法世人最多予皆不取今天師之法不容予不首折也用寒而又遠寒用散而又遠散真奇與巧並行而攻與補並用也予何必多言哉無已則更有一方在治火初起之時尚未現于頭目口齒之際亦可以化有為無方用紫胡二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炒梔子三錢半夏一錢羌活五分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可以散火方名先解湯乘外症之不見而先解之亦弟上流法醫者宜留意焉○華君曰亦無有傳我○孫真人曰予有吐血方傳予生地汁一碗無鮮生地處用乾者一兩煎湯半碗調三七根末三錢炮薑炭末五分服一劑即止血神效血亦可治妙

熱治法論腎寒吐瀉論心寒胃弱

天師曰熱治寒也寒症不同舉一二症言之如嘔吐不已食久而不出者是也或下利不已五更時分瀉四五次是也此等之病人皆以為脾胃之寒治其胃則嘔吐可止治其脾則下利可遏然而終歲經年服脾胃藥而不愈者何也不得其故耳蓋胃為腎之關而脾為腎之海胃氣不補命門之火則心包寒甚何以生胃土而消其穀食脾氣不補命門之火則下焦虛冷何以化其糟粕而生精機故補胃必宜補腎而補脾亦宜補腎也方用熟地三兩山茱萸二兩茯苓三兩人參三兩肉桂三兩附子一兩北五味一兩山茱萸五錢山藥四兩各為末蜜為丸飢服一兩此方之妙全在用腎藥居多而脾胃藥居少九妙用熱溫之藥於補腎補土之中則火足而土健誰知水足而火生此種議論舉世未聞然豈徒托空言以示奇乎實有至理存焉試之無不效奏頃刻願世人加意之此統治之妙法一方可兼治之凡如此等之病無不可統而兼治也

張公曰真妙絕之論快心之語

天師言補腎之法而余更有論乃言補心方也胃與脾雖同是屬土而補胃補脾宜辨

凡人能食而食之不化者乃胃不病而脾病也當以補脾而補脾尤宜補腎中之火蓋腎火能生脾土也有人不能飲食之而反安然者乃胃病而非脾病不可補腎中之火當補心中之火蓋心火能生胃土也世人一見人不能飲食動曰脾胃之病而不知胃分之虛寒責之心脾分之虛寒而責之腎也天師之法心腎兼補予可不更立奇方然而治脾胃兩虛者用之神效蓋單是胃虛胃寒者自宜獨治心之為妙余所以更立一方以佐天師之未及方用人參一兩白朮三兩茯苓三兩薏苡仁五錢良薑五錢蓮肉三兩山藥四兩半夏三錢白芥子三錢附子三錢遠志二兩炒桑仁五錢白芍三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三錢飯後服此方專補心火并疏肝氣專生心火內加附子良薑以助火熱之氣心火足自然生胃土胃土足而飲食自然能進而無害矣此方實可濟天師之未及也

華君曰治法與余相同無可言

通治法論下痢通治 論大瀉通治 論下血通治

此方前
已有
止分兩
不同只
多重前
子一味

解凍散
火湯

天師曰通治鬱固其通而通之也如人病下痢者是刺疾之症多起於暑天之暑熱而又感以水濕雨露之氣以成之紅白相見如血如膿甚者如屋漏水如魚凍水裡急後重胸迫痛疾欲下而不能下而不快一日下數十行或一夜數百行或一夜數十行氣息奄奄坐而待死此通之病也若驟止其邪則頃刻死生不止其邪則危絕如緣欲補其氣則邪氣反加欲清其火則下行更甚此時惟有因勢利導之法可行於困頓之間或疑人已氣虛血敗更加利導必致歸陰不知邪氣一刻不去則正氣一刻不安古人之痢疾無止法信不誣也方用白芍三兩當歸三兩薤白子一兩枳殼三錢枳榔三錢甘草三錢車前子三錢水煎服一劑即止二劑全安可用飲食矣此方之奇而妙者全在用白芍當歸益水瀉忌當歸之滑而痢疾最喜且滑也芍藥味酸入肝以平木使木不敢再侵脾土又有枳殼枳榔消達其濕熱之邪又如車前分利其水濕而又不耗真陰之水所以功勝於茯苓也尤奇者在用薤白子一味世多不解蓋薤白子味辣而能逐邪去濕且又能上下通達消食利氣使氣行於血分之中助歸芍以生新血而祛蕩其敗瘕也少加甘草以和中則無過烈之患耗姜功之神奇更有妙理耳張公曰固然奇妙通權通因通用痢疾立論最為妥當然而通因之法不止痢疾也水瀉亦是下血亦是也水瀉者人見其如潮而來如瀑而下皆曰急宜止之以免亡陰之症用柴胡黃芩東瓜梅之類止之其論甚是而治則非也水瀉雖不比痢疾之斷不可止然而水瀉之中亦有不可遽止之病如疼痛於腹中後重於門口皆是有火而瀉不比虛寒之真瀉俱當用通因之法而治之方用人參三錢車前一兩白芍三錢枳榔一錢甘草一錢治之此方之妙妙在車前以滑之而又佐以枳榔之去積自然有氣皆行況車前性雖滑而能分消水穀則水氣自然分開第大瀉之後自然亡陰又用人參以補氣則氣足而陰自生又慮久瀉自然虧中又加甘草以和之雖是通因之法實乃扶正之方下血之症其人之血虛不言可知似乎宜補其血矣然而血之下也必非無故非濕熱之相侵即酒毒之深結若不遂去其濕熱酒毒而徒高止澁之味吾未見其下血之能止也方用熟地一兩地榆三錢白芍三錢當歸三錢黃連三錢甘草一錢葛根一錢枯樹枝五錢水煎服一劑必下血更多二劑略少三劑全愈蓋此病不用通因之法永不奏功必如此而能愈也方中妙在用熟地當歸芍藥以生新血新血生則舊血必去又妙在地榆以涼大腸用枳木以去酒毒所以相濟而成功也此二方亦通因之妙用人亦宜知之華君曰同書公曰通因通用張公補論之尤為配暢我無以贊一言雖然尚有一說在瀉之後雖是火瀉畢竟宜溫補之以生其陰瀉一止急宜用四物湯加人參炮姜以溫補而不可謂水瀉忌滑而禁用歸熟也

治刺魚凍水者為虛寒症後方恐宜酌用李子永識

塞治法論氣虛中滿 論飽食具塞

天師曰塞者因其塞而塞之也。如人氣虛中滿是也。凡人氣虛多不能食。食則倒飽。人以為多食之故。以香沙枳實等丸消導之。其初未嘗不少快。入則腹飽。又消之久。久不已。必變成中滿之症矣。腹高而大氣喘。而相入。又以為為膨脹也。用牽牛甘遂等藥。以利導其水。水未必去。而膨脹益甚。又以為為藥之不勝也。又用大黃巴豆之藥下之。又不應。以為風邪襲之。又以辛散之品。如龍胆草固陳之類。稊然紛進。不治死。不止。猶然開鬼門泄淨府。紛紛議論。皆挽刀下石之徒也。誰知初起之時。即以補脾健胃之藥。先為速治。何至此哉。初用之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二錢。茯苓三錢。陳皮三分。甘草一分。萊菔子一錢。薏仁五錢。芡實五錢。山藥三錢。水煎服此方。絕不去消導。而專以補為事。世醫未有笑其迂。以為此等藥服之。必增脹滿。下咽之時。寔覺微飽。世醫乃誇示曰。吾言之驗如此。而病人與病家并諸親友。俱嘆世醫而咎此方之迂。而害事也。記知下咽之時。雖覺微脹。入腹之後。漸覺開爽。連服數劑。不特開爽。而並無脹滿之疾矣。蓋中滿之疾。原是氣虛而成。不補其虛。腹何從解。補藥之中。加以萊菔子分消其脹。氣使人參不敢助邪。而反助正。況又有茯苓薏仁芡實之類。純是去濕之藥。則水道自行。而上壅可免。尤妙用甘草一分。以引牽藥之入於滿處。蓋中滿最忌甘草。而余偏用之。成功於忌之中也。

張公曰。妙論盡出不窮。大哉聖人之語。中滿固是塞症。飽食填塞於胸膈。亦塞症也。人皆用香砂厚朴消之。而予獨不然。方用人參三錢。白朮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分。肉桂一錢。神麴三錢。水煎服此方。妙在全不用消食。反助其飽悶之氣。誰知飽食而不消者。由於胃氣之不足也。我補其胃氣。則胃強自能運化。而入於脾中。又何必用枳實厚朴之消導。然此亦塞治之法也。可與天師方並垂天壤。華君曰。法同於余。而論備之。雷公曰。我亦有方。中滿病固是胃氣之虛。然獨補胃氣。亦難療。當補心火以生胃土。方用人參三錢。白朮五錢。炒棗仁五錢。遠志八分。山藥三錢。茯苓三錢。苡仁五錢。陳皮三分。神麴三分。麥芽五分。水煎服。方中全不治滿。而滿自除。正以治火也。

解治法論結胸 論內傷肝鬱

天師曰。解者邪聚於一處。而分解之也。如人病結胸等症者。是傷寒初愈。五臟六腑。久不見飲食矣。一旦飽食。則各經牽起。而胸無如胃經火熾。一脹之物。不足以供其自給。又安能分散於諸人手。勢必牽起而爭。而胃經自家困之。如而不吐。則五臟六腑。證詳提擲。而胃經堅不肯出矣。然則治之法。奈何。惟有堅壓以待。待腹以守。則敵人自散。蓋原因無食所以起爭。使

終無艱辛勢亦難於久待自然仰闕而跪不戰自退乘其散亡之時少佐師旅聲言迫逐實仍和解彼此同歸于好方用生參一兩麥冬一兩水二碗煎服此方之妙全不去顧胃中之火亦不去消胃中之食止分清肺中之氣散其心腎浮游之焰心腎肺經既已退舍則肝經一旅之師又何能為難哉脾胃受容蓋相依從前不過同羣共逐大家聲揚原未嘗有戰攻之舉今心肝肺腎之火既已收師則脾臟一經亦自相安於無事矣倘一違結胸即以此方投之則不特無功將且有害故一遇結胸之病必須令其空腹數日而後以此方投之萬舉萬當此解治之一法也

張公曰真妙絕奇文結胸之症不意發如許奇語非天師又烏能哉我欲再發一言不可得矣非學貫天人不敢言醫非識通古今不可談醫非窮盡方書不可註醫此得人所以最難自古及今代不數人元以前無論明朝三百年止得數人而已李平湖之博修仲仁之辨薛立齋之智近則李士才之達喻嘉言之明通吾子之弘肆我所言者數人皆上闕聖宿鍾山川之靈而生者也今日既許在著書中人願吾子勿以非薄自待也著書當弘而肆醫道盡矣至矣化矣神矣解曰更有人病內傷而頭疼目疼心脇痛遍身痛手足又痛此皆肝氣鬱蒸之故或頭痛救頭脚痛救脚治何日始能盡期當據其要而先治之餘者不治自愈方用白芍五錢當歸三錢柴胡三錢天花粉三錢丹皮三錢枳子三錢甘草三錢川芎一錢香附一錢桂枝一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白芍為君紫胡為臣祛風祛痰為佐之藥使一劑而脇痛去再劑而諸痛平三劑而一身泰真托夢壽壽解法之至妙者施之內傷之症尤多奇功願世人勤而用之收功無量也華君曰未傳於予

欲治法論七傷 論下血 論止血 論頭汗 論手汗

天師曰欲治者乃氣將散而收斂之也譬如人汗出不已此亡陽也氣欲散也又如下血與吐血不已此血欲散而不能住者此也氣散僅有一線之陽倘再令其盡越則陽脫而死所不免也而而治脫之法惟在斂其肺氣使皮毛腠理固密則陽從何散第使斂肺氣而不大補元陽則元氣仍然欲脫即不脫出於皮毛腠理必然脫出於口鼻耳目故必以補為斂之為得也方用人參一兩黃芪一兩當歸一兩五味子一錢山茱萸四錢桑葉五斤酸棗仁一錢麥冬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用參歸以補氣用山茱萸五味以斂氣則補足以濟斂之功而斂足以滋補之益況又有桑葉收汗之妙品調停於斂之中不偏於斂亦不偏於補也○下血之症多因好酒成病用解酒之品可以成功而味不盡然也世醫所用解酒之品無過乾葛桑白皮而已然而乾葛不可多服而桑白皮又氣味輕清不可專任此二味可以解酒而酒病終難去也況中酒之病

生新血
三錢
能生血
不假止
血也

其來已素非一朝一夕之有。豈是輕清不可久服之藥。可能治之乎。余故皆棄而不取。方用人參二錢。當歸一兩。地榆三錢。生地五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不去治酒病。亦不去治血病。全以生地當歸活其血。血活則新血生而舊血止。況佐以地榆之寒。以去大腸之火。又佐之以三七末。以杜塞大腸之氣。自然血止而病愈也。此又飲之一法也。更有吐血之症。或傾盆或盈碗。若不急以收斂。則吐將安底。然而一味酸收寒遏。則血勢更狂。愈足以恣其朋騰之勢。不若從其性而少加以收斂之品。則火寂息而血歸經。方用人參一兩。當歸一兩。酸棗仁三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不去止血。而惟固其氣。蓋血脫氣益定奇功。血乃有形之物。既已傾盆盈碗。盡情吐出。則一身之中無血以變。可知自當急用生血補血之品。尤以為遲。奈何反用補氣之味。得無過而寡效乎。誰知血乃有形之物。氣為無形之化。有形不能速生。而無形實能先得。況有形之物必從無形中生之。氣無形始能生血。有形之物補氣正所以補血。生氣正所以生血也。況血既盡情吐出。存幾希一線之氣。若不急為補之。一旦氣絕。又何以生血而補血哉。經云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真治血之妙法。此又飲治之一斷。

張公曰。真有不可思議之妙。余無以贊一詞矣。止語汝頭汗出而飲之法。凡人頭頂出汗。乃腎火有餘。而腎水不足。若不知其故。而徒用止汗之藥。必致目昏而耳痛。法當滋其腎而清肺金之化原。自易奏功。如响方用桑葉一斤。熟地二斤。北五味三兩。麥冬六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五錢。或一兩。一日後永不止汗矣。每有人母飯之時。頭汗如雨。落者。此又胃火旺而非腎火餘也。法當用元參一斤。麥冬一斤。天冬二斤。生地一斤。北五味四兩。酸棗仁半斤。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湯送下一兩。三月必愈。似平胃火勝。宜用竹葉石膏湯。而余偏不用者何也。蓋胃火之勝者微勝耳。非若熾盛而火炙奔騰而熱發。不過因飲食之味入於胃中。遂覺津汗出。飲食完而汗隨止。然則以元參一味解之有餘矣。况又用天參二冬。以清肺火。生地以涼血。酸棗仁以平心。火五味子以收汗。而滋液則胃經有火之盛亦已消磨。况原未十分之盛乎。此飲治之法也。手中之汗。細小病也不必入於此中。以藥水洗之即愈。俟後可入處子當言之。華君曰。味未

升治法 論陽虛下陷 陰虛下陷

天師曰。升治者。乃氣虛下陷。不能升而升之也。矣。凡人因飢飽勞役。內傷正氣。以致氣乃下行。脾胃不能消化。飲食不能運動。往往變成勞瘵。若疑飲食不進。為是脾胃之火。或疑由春所傷。胃是水穀之樞。輕則砂仁枳殼山查麥芽之類。重則大黃苦硝牽牛已豆之品。紛然雜進。必致膨悶不已。倘先以升提之藥治之。何底此等病。症哉。方用人參一錢。黃芪三錢。紫胡一

提升陰
湯此方
奇妙不
張公見
及當公
自張公
之方妙
甚其補
天手也
逆屬湯

二錢升麻三分當歸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白木三錢治之此方即補中益氣湯余為之增定其輕重以為萬世不刪之
定則東垣一生學問全在此方先人右手寸脈大於左手寸口之脈無論其左右關脈與左右腎脈之大與小沉與浮即以
此方投之無不神效蓋右寸之脈大於左寸口即內傷之証也此方實為對病其病妙在用柴胡升麻二味雖於參芪歸木
之中以升提其至陽之氣不使其下陷於陰分之中尤妙如甘草陳皮於補中解紛則補者不至另補而升者不至偏隨所
以下口安然奏功如响耳或疑以為補藥不可驟去參芪則柴麻重濁物千百之文上難矣反用參而不用的或用芪而不
用參則功必減半然猶勝於盡去之也倘以升柴提氣或疑清氣不升反及濁陰之騰上者必此左手寸口之脈大於右手
寸口始可借言句或不然殺人無算必是此人創說也余最惡此等似是而非為吾道之鄉願吾子盡聞之也

張公曰講補中益氣湯從無有如此痛快者東垣何幸得如是之良方哉余何言乎惟是陽虛而下陷者宜如是升提陰
虛而下陷者又當何法以升提之乎 天師不言予當增入譬如人陰虛脾洩歲久不止或食而不能化或化而滯泄是
也方用熟地五錢山茱萸五錢北五味一錢白木一兩山藥三錢車前子一錢肉桂一錢茯苓三錢升麻三分水煎服此
方之妙純是補陰之藥惟加升麻三分以提陰中之氣陰氣升而濕自止不又有溫熱之味以煖命門而健脾土又何至
再行滯泄哉天師乃升陽氣之論而余乃補升陰之湯也有此二方可與乾坤不老 華君曰亦未傳

墮治法論腹痛三症

天師曰墮治者不能下降用藥以墮之也如腹中痛手按疼甚或胸中傷食手不可按者皆宜墮之也方用白木二錢枳壳
三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山查二十粒麥芽三錢厚朴一錢水煎服論理胸中既然傷食但用麥芽厚朴山查枳壳消之足
矣何以又加白木與白芍蓋傷食而食不能化所以結在胸心以致作痛若徒消食而不健脾胃之氣則土腐而物難過腐
故必用白木以使其胃口之氣以生其脾內之陰則土氣有餘何難消食然而心胸膈悶則肝經乘我之困來侵脾胃之土
又加白芍以平肝木則水弱而脾胃之土自安自可順運以化糟粕矣此墮治之妙法也至於邪氣挾食存於大腸大腸之
內水熱氣蒸更食作祟故痛而不可按是食已難胸膈悶攻之直下方用大黃三錢芒硝一錢厚朴一錢柴胡一錢黃芩一
錢甘草一錢治之此即大承氣湯也此方之妙全在用大黃芒硝二味蓋大黃性涼而散又善走而不守芒硝性更緊於大
黃但其味更熱佐之黃芩則相濟有功尤妙仍用柴胡以舒其肝經之邪氣又佐以厚朴之祛蕩言邪甚者或再加枳實尤
易成功此墮治之又一法也

天師云
此方妙
之極可師

和解至
聖丹

開明至
聖丹

張公曰不可思議之論予何言耶必欲予言又有一症相商有人成痞塊之症一時發作而腹痛亦不可手按者亦可用下墮之法蓋來其邪動而墮之也方用枳實二兩白木二兩馬糞炒焦五錢酒煎服蓋馬糞最能宣痛又不傷氣且又能逐邪而化物約相中最宜先備而不用也蓋倉得間不可即得此物愈久愈妙不必多用至五錢即一二錢用之無不奇效今况用之五錢乎况又與枳實同用則積塊自消然而徒消其積未免恐傷脾陰又佐以白木二兩大使其脾氣則馬糞與枳實可以施其祛蕩之功此又墮治之妙法也 華君曰亦未傳

雷公曰我尚有墮治之法如人腹痛手不可按方用枳實一錢大黃二錢生甘草一錢白芍五錢乳香末一錢水煎服此方之妙用攻於和解之中不十分攻邪而邪自退舍此墮治之最善者也

開治法論開治 論尸厥

天師曰開治者氣閉不開而開之也如關隔之症是也或如尸厥氣閉是也關隔者乃上焦有開一層關住而飲食不能下下焦有開一層關住而下不能出此乃氣之鬱塞一時偶得上吐下瀉不能盡命而死矣此等症五臟六腑原未嘗有損偶然觸怒肝氣沖於胃口之間腎氣不得上行肺氣不得下達以成此症若言胃病而胃實未病若言脾病而脾實無病也法當以開鬱為主方用紫胡一錢鬱金一錢白芍三錢茯苓一錢白芥子一錢天花粉一錢蘇子一錢荆芥一錢甘草五分水煎服此方妙在子當而有至聖蓋肝氣之鬱必用紫芍以舒之然過多則必阻而不納方中以此二味為君而佐以鬱金之寒散芥子之去痰天花粉之散結甘草之和中茯苓之去濕氣味和平委婉易入不爭不戰相愛相親自能到門而款關不致扣關而望塵也○至於尸厥開氣此中邪氣閉必須用藥以開之開之奈何不用瓜蒂以探吐即用皂角以取噴也方用瓜蒂七個水二碗煎湯一碗加鹽少許灌之即大吐濃痰數碗而愈或用皂角刺研為細末取鴉翎管盛約末吹入病人鼻中得打噴嚏口吐濃痰如黃物者即愈蓋厥症多係熱邪然熱邪必然叫號今默然無語宛似死人明係陰虛之人忽中陰邪不可以治陽厥之症治之多至不救不若先以瓜蒂皂角取吐以其去痰涎人自出聲而後以人參五錢白微一錢茯苓三錢白木五錢半夏二錢治之自安此乃開治之一法也

張公曰論奇而方妙中風之症亦可用瓜蒂散皂角湯以開之然必須用人參一兩半夏三錢南星三錢附子一錢以繼

之也否則徒用瓜蒂皂刺徒取一時之開闢而終不能留中氣之堅固雖開闢何益哉 華君曰尚有二法未傳一陰陽

湯也法用涼水滾水各一碗均之加炒鹽一撮打百餘下起泡飲之丸有上魚欲吐而不能吐者飲之立吐而愈○一噴

嚏之法未投者。用生半夏三錢。為末。或凡如黃豆大。入鼻孔中。則必噴嚏。不已。用水飲之。立通。此治中風不語。尸厥等症。中惡中鬼。皆妙。皆開治之法也。○關隔症。上不得入。下不得出。病在上下二焦。而根定本於中焦。喻嘉言以此通。此退法。兼朝服從味丸。至善。附以候臨症者之日。擇方法。詳醫門法律。關隔條。茲不贅。李于永識。

開治法論文感脫精 論夢遺脫精

天師曰。開治者。乃虛極下脫。關門不開而閉之也。如人交感樂極。男女脫精而死者。或夢遺精滑不守者是也。男女走精而亡。亦因氣虛不能自禁。一時男貪女愛。盡情縱欲。以致虛火沸騰。下元盡失。先洩者陰精。後洩者純乎血。血盡繼之以氣。而巳。當此之時。切不可離爐。仍然抱佳男。脫則女以口哺送其熱氣。女脫則男以口哺送其熱氣。一連數口呵之。則必悠悠忽忽。陽氣重回。陰精不盡全流出。倘一出玉爐。則彼此不相交接。必立時身死。然苟以獨參湯數兩煎之內。可加附子一錢。乘熱灌之。亦有已死重生者。蓋脫症而一時暴亡。陽氣未絕。止陰精脫絕耳。故急補其真陽。則陽能生陰。可以回絕續於無何有之鄉。方中人參。純是補氣之劑。附子乃追亡逐失之妙藥。相濟易於成功。倘無參而徒用附子。則陽旺而陰愈消。故必用人參以為君。既用參矣。而珍惜不肯多加。終亦無效。蓋陰精盡洩一身之中。已為空谷者。若不多加人參。何以生津。以長其再造之陰哉。故必多加參。而後收功耳。○問用陰藥以引陽可否。天師曰。似是而非。此喻嘉言之臆說耳。蓋陰精盡出。用補陰之味。內無根源。何從補入。故必補陽以生陰。而不可補陰以引陽也。論理陰精脫盡。宜用滋精之藥以開之。殊不知內已無陰。何從開塞。獨用人參。補氣氣足而陰自生。陰生而關自開。此不開之開。正妙於閉也。○至於夢遺脫精。又不可執此法以治之。夢遺之病。多成於讀書飄蕩之子。或見色而思。或已洩而戰。或用心作文。以取快於一時。或夜卧不安。而漁色。遂至風情大甚。心氣不寧。操守全無。玉關不開。往往少年坐困。老大徒傷。為可歎也。今立一方。熟地八兩。山茱萸四兩。山藥八兩。北五味三兩。麥冬三兩。炒桑仁四兩。遠志一兩。車前子三兩。茯苓三兩。芡實八兩。白朮八兩。共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一兩。一料全愈。不再發。此方妙在用芡實。山藥。為君。而以山茱萸。熟地之類。為佐。直補其心腎之陰。而又以白朮。利其腰膈。而元精自不外洩。況夢遺原無止法。愈止而愈洩。不若補其陰氣。縱或走洩。不很損。何必補。而後不走乎。然則不開之閉。正深於開。又何必壯壩。金樓子之為得哉。車前利小便。而不走氣。利其水。則必存其精。又不可不知其功也。

張公曰。前後俱妙。男女脫精。以口送氣。固佳。然而不知其法。以冷氣送之。亦是徒然。必須閉口。先提關元之氣。盡力哺於口中。而後送下。喉可救於垂絕之頃。否則通所以言之也。但不可遽然離爐。即欲離爐。亦須緩緩取出。不可見其死去。驚

走下床也雖爐抱住其身尚不至此此等症富貴人多而貧賤人少富貴人自宜獨參三兩或四兩或半斤或一斤愈妙煎湯灌之可以重甦若貧窮之士別布之婦亦得此病急用黃芪四兩當歸二兩附子二錢水五碗煎一疏急灌之亦有生者又不可不知即死在床褥之內亦可以藥灌之而生大約夜死者日救之則活日死者夜救之則亡夢遺之症余尚有一方至妙可佐 天師之不言有人夢遺日日而遺者有不須夢而遺者俱效方用芡實八兩山藥十兩生棗仁十兩蓮子心五錢將蓮子劈開肉不用單用其綠芽焙乾為末前藥俱為末米湯打糊為丸如桐子大每日早晚用白滾水送下各五錢此方平淡之中有至理存焉蓋心一動而精即遺此乃心虛之故而玉門不閉也方中山藥補腎而生精芡實生心而去濕生棗仁清心而益心包之火蓮肉心猶能清心而氣下通於腎使心腎相交關玉門之聖藥誰知遺肉之妙全在心總由世醫之不讀書耳果然此段文乃載在大乘蓮花經內醫道所以須通空與生棗仁正安其不睡始能不泄妙在與山藥同用又能睡而不泄 雷公曰同 華君曰我亦有夢遺方最妙方用白木八兩山藥八兩人參二兩生棗仁四兩遠志一兩麥冬四兩芡實四兩炒北五味一兩車前一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五錢自愈此亦補心腎之法 孫真人曰遇交感脫精急以人參三兩煎湯灌之固是奇妙方法然貧家何以救之我有法用人抱起坐之以人之口氣哈其口又恐不能入喉以筆管通其兩頭入病人喉內使女子呵之不必皆妻妾也凡婦人皆可盡力呵之雖死者亦能生妙法也吾今日泄天地之奇

吐治法論痰壅壅塞

天師曰吐治者病在胃口之間不能上則必下越而吐之如人上焦壅滯痰塊不上不下塞在胸間氣喘欲嘔不能欲吐不肯者是也法當用陰陽水探吐之或用瓜蒂煎蘆汁煎飲之即吐然必痰氣與火結住在胸間作痛者始可用此法吐之否則斷斷不可蓋人之元氣不可一傷吐一次則五臟反覆必損壽元故必問其胸痛否氣塞否喉間有所礙否痰吐出黃否有此數種始可用前約以吐之苟或不盡然即病人自家欲吐亦須慎之況行醫者乎此吐治之一法在人裁度而用之耳張公曰吐不可輕用不知禁忌而妄吐之必致五臟反覆不寧 天師之叮嚀告誡真仁人之言也汝當敬聽我更有 一法教人宜吐之症必須看其痰吐在壁上有光亮者放心吐之餘則皆忌光亮者如蠅牛之涎一樣光亮也但看見光亮者無論其痰在上中下此光亮之色當應俟其痰積乾而分辨之不可據其濕痰時而即為光亮也 華君曰同

泄治法

去清散
邪渴

天師曰泄治者汗之也邪居於腠理之間不肯自出必用汗藥以疏洩之方用荊芥一錢桔梗一錢防風一錢甘草一錢蘇葉一錢白朮五錢茯苓三錢陳皮五分水煎服此方妙在用白朮為君而以表汗為佐使蓋人之脾氣健而皮毛腠理始得開闔自如今用白朮以健土去濕而利腰膝邪已難於久住況有防風荊芥蘇葉之品盡散外邪何敢再居營衛又有甘草從中調治則邪不必攻而自散矣此泄治之佳者

張公曰予方泄治最多無如此方之妙我方一味主散 天師方妙在健脾而散邪也此方倘治冬月之泄汗或加入桂枝五分乎或加入麻黃五分乎亦在人斟酌之耳 華君曰亦同 泄治方用白朮與蘇合先用白朮同意其法甚妙

王治法 論飲食難消內傷

天師曰王治者不可以伯道治之而用王道治法為必全而尊尚之也如人病已將愈不過飲食難消胸膈不快或吐酸或溼泄或夜臥不寧或日間潮熱俱宜王道治之而不可以偏師取勝方用人參一錢茯苓二錢白朮二錢甘草五分陳皮五分半夏七分此六君子湯也最妙者有熱加黃芩三分夜不卧加黃連五分肉桂五分熱加柴胡一錢地骨皮三錢丹皮一錢有食覺腹中少痛加枳殼五分山查子粒有痰加白芥子一錢咳嗽加桔梗一錢下泄水加車前一錢腹中痛加肉桂五分白芍一錢頭暈加蔓荊子一錢川芎一錢上吐酸水加白芍三錢倍加茯苓飽滿加枳殼五分所謂王道湯湯看之平常用之奇妙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何必用參至兩許加桂附以出奇哉此王道之法也

張公曰 天師用藥多尚霸法此偏以王道出奇真不可測也言醫者必細觀之勿以天師皆用霸術而率以霸道關奇置王道於不用又非 天師之心并失達公之求也 華君曰未嘗傳子

霸治法 論大渴大吐大瀉大滿發背癰腫

天師曰霸治者不可用王道不得已而霸者也如人病至危安可仍用六君子輩迂緩從事以圖速功哉勢必如宋襄之速亡而已故一遇大渴大吐大瀉大滿發背癰腫之類死頃刻若不用大劑去毒去邪之藥單刀直進僅蕩逐除而欲南補正則邪自散之論未有一敗塗地而不可救者也故必須大劑與之為得大吐方此寒邪直入腎宮將脾胃之水挾之盡出子足厥逆小腹痛不可忍以火熱之物熨之少快否則寒冷欲死方用附子一兩白朮四兩肉桂一錢乾姜三錢人參三錢救之下喉便覺吐定再進則安然如故蓋腎水養人何能尅心以殺人惟陰寒邪氣直入腎宮則腎火逃避而諸邪挾眾逆犯心晝不寧矣所以必用附子肉桂乾姜一派辛熱大熱之物而又必多人參以定變使諸藥過列分部無非春溫之

之者則吐食亦不吐至二三日不起波濤風拍浪瀆日欲天直趨海口而下若不急用大劑治之而尚王道之遲遲鮮不敗乃事矣方當用大黃一兩人參二兩黃連五錢車前子五錢甘草一錢水煎服此方之奇全在用大黃既已火瀉何反助其威不知火瀉之症乃火留於陽胃之間若不因勢利導則火不去而水不流故必用大黃以利之也然縱用大黃而不多用人參有攻無補致致損傷真氣矣至方中又加甘草者恐大黃過於猛迅用此緩之也更有車前者分清其水勢也水不入於膀胱則大腸增勢而添流今得車前自然引水歸於故道又何至陸地為水鄉哉此又用薤之妙法也○大滿之症此邪壅住上焦而不得散也方用枳殼三錢梔子三錢瓜蒌一個天花粉三錢厚朴一錢五分半夏一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在瓜蒌蓋瓜蒌最是去胸膈之食而消上焦之痰況又佐之枳殼天花粉同是清中焦之勝藥又有厚朴半夏以逐其胃口之痰尤妙用甘草使羣藥留中而不速下則邪氣不能久留自然分散而全消矣此又用薤之妙法也○大瀉之症前已備載茲不再談 發背前已定言立論俱可通觀亦不再悉

張公曰奇談暢論霸道之說無不入神入妙又何能贊一說惟大瀉之症不可不辨大瀉有火瀉有寒瀉 天師之言乃火瀉也末言寒瀉予補之寒瀉之症以一日或數十行或數百行腹亦有痛者以完穀不化下喉即出亦死亡頃刻亦多在夏秋之間然則將何以辨之予辨之熱與痛耳火熱者口必渴舌必燥甚則生刺也胎必黃灰黑色腹必痛而手不可按也若寒瀉者口不渴即渴亦不十分喜飲水舌胎必自滑而不燥腹痛喜手按不按則苦是也然則治之法豈可相同哉法當即用補氣之藥以生其胃氣佐以分清之品方用人參一兩白朮三兩附子一錢茯苓一兩澤瀉三錢猪苓三錢肉桂二錢水煎服此方即五苓散加人參者也妙在加參至一兩有參始能挽回垂絕之地佐白朮茯苓以去水濕之氣而又有附子肉桂以補命門之火使火熱以生脾土而膀胱氣化水道可通於故轍況又有猪苓澤瀉以分清其水勢乎自然大便實而寒邪去也此霸治之不可不知者又一也其餘 天師已言之盡矣不再贅 華君曰與予同傳 大瀉方借治火瀉其妙手于永識

創治法 論肝葉倒轉 狂言見鬼 墮水淹死

天師曰倒治者乃不可順因而倒轉治之也如人病傷筋力將肝葉倒轉視各物倒置人又無病用諸葯罔效必須將人倒

害公曰
如人視

初以此
亦以此
法治之
愈妙

林林石室秘錄

惡之一人手持木棍劈頭打去不必十分用力輕輕打之然不可先與之言必須動怒氣使肝葉開張而後擊之彼必死轉相逼者數次則肝葉依然相順矣更有一法以黃酒一壺令病人飲之大醉以竹椅抬之故意跌翻亦必愈也更有痰結在胃中不能吐出狂言如見鬼狀時發時止氣塞胸膈以牛肉五斤水二斗煎湯飲之至不可食而止以鴉翎探吐必大吐必吐至如塊黃色頑痰而後止若不吐出再飲之必以吐盡而止前病既失後以陳皮茯苓甘草白木湯徐徐飲之平復如故此倒治之法也 張公曰好倒法無可言 華君曰同然予尚有一法未傳如人墮水而死令一人將死人雙腳反背在肩上行二里許必然口中倒出水來然後放在仄內半日任其不動然後以生半夏丸納鼻孔中倘冬日則不能救夏秋之間無不活者必然打噴嚏而醒急以人參三錢茯苓一兩白木五錢薏仁五錢車前五錢肉桂一錢煎湯半盞灌之無不生全也

縛治法論肺癰開刀 論久伸兩手不能下

天師曰縛治者乃肺中生癰必須開刀有不可內消者必其人不守禁忌犯色而變者也毒結於肺葉之下吐痰即痛欲死手按痛處亦痛欲死此等肺癰必須開刀將病人用綿線縛在柱上必須牢緊妥當不可使病人知手執二寸之刀令一人以涼水急洗其頭面來病人驚呼之際看定痛處以刀刺入一分必有膿出如柱上乃解其縛任其流膿流血不可以藥敷之後以膏藥貼之不可遽入生肌散三日後加之可也此縛治之法也 問服前約否 天師曰方用金銀花一兩元參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三錢足矣可用四劑不必用 肝癰不可刺 張公曰縛治法妙極亦無可言 華君曰同然予尚有一症凡人有欠伸而兩手不能下者將人抱住縛在柱上又把木棒打去病人自然把手來遮隔而兩手自下矣下後用當歸一兩川芎五錢紅花五錢生地五錢桃仁五個甘草一錢大黃一錢丹皮二錢水煎二貼全愈比有婦人而得此症者亦縛在柱上令一人解其下衣而彼怕羞自然以兩手來遮隔亦一時手下亦以前湯與之可愈也

肥治法論氣虛多痰

天師曰肥治者肥人之病也肥人多痰乃氣虛也虛則氣不能運行故痰生之則治痰焉可僅治痰哉必須補其氣而後帶消其痰為得耳然而氣之補法又不可純補脾胃之土而當兼補其命門之火蓋火能生土而土自生氣氣足而痰自消不治痰正所以治痰也方用人參三兩白木五兩茯苓二兩薏仁五兩芡實五兩熟地八兩山茱萸四兩北五味一兩杜仲三兩肉桂二兩砂仁五錢益智仁一兩白芥子三兩橘紅一兩各為末麝香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五錢此方之佳全在肉桂之妙妙在命門補心包之火心包之火足自能開胃以去痰命門之火足始能健脾以去濕況方中純是補腎補心之品肉桂